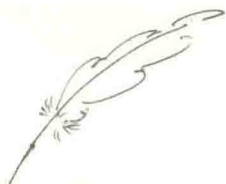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美]伯格 Ronna Burger ● 著

柏拉图式的迷宫

——《斐多》义疏

The *Phaedo* : A Platonic Labyrinth

戴晓光 ● 译

华夏出版社

柏拉图式的迷宫

——《斐多》义疏

The Phaedo : A Platonic Labyrinth

[美]伯格 Ronna Burger | 著

戴晓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拉图式的迷宫/(美)伯格著;戴晓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5. 8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The Phaedo A Platonic Labyrinth

ISBN 978-7-5080-8487-9

I. ①柏… II. ①伯… ②戴…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 347)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3671 号

Copyright © 1984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9 by Ronna Burger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St. Augustine's Press.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6669 号

柏拉图式的迷宫

著 者 (美) 伯格

译 者 戴晓光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57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and the Research Fund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主编,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

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逐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 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 译）
- 3 克力同（程志敏 译）
- 4 斐多（刘小枫 译）

卷二

- 1 克拉提洛斯（刘振 译）
- 2 泰阿泰德（费冬阳 译）
- 3 智术师（柯常咏 译）
- 4 治邦者（张爽 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 译）
- 2 斐勒布（李致远 译）
- 3 会饮（刘小枫 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 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 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 译）
- 3 希普帕库斯（胡稼 译）
- 4 情敌（吴明波 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刘振 译）
- 2 卡尔米德（彭磊 译）
- 3 拉克斯（罗峰 译）
- 4 吕西斯（黄群 译）

卷六

- 1 欧绪德谟（万昊 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 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 译）
- 4 美诺（郭振华 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王江涛 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王江涛 译）
- 3 伊翁（王双洪 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李向利 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纁 译）
- 2 王制（史毅仁 译）
- 3 蒂迈欧（叶然 译）
- 4 克里提阿（叶然 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 译）
- 2 法义（林志猛 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崔嵬 编译）
- 4 书简（彭磊 译）

杂篇（唐敏 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存在——除了生命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概念——某种死亡的东西怎能“存在”?

——尼采,《八十年代遗稿》

致 谢

笔者有机会写作此书初稿,得益于图宾根大学于1979—1980年颁发的一项研究基金,对此,笔者对洪堡基金会谨致谢忱,尤其应当感谢克莱默(H. J. Krämer)教授。在本书准备出版的最初阶段,耶鲁大学出版社的麦克格洛根(Maureen MacGrogan)女士在审读书稿过程中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鼓励;在此后各个阶段,书稿受惠于阿尔特纳先生(Jean van Altena)的编辑意见。本书最后成稿中的诸多改进来源于戴维斯(Michael Davis)富于见地的建议。感谢伯曼(Robert Berman)与笔者展开的难以计数的讨论——正是《斐多》激发了这些讨论,然而,我对伯曼的感激远远不止于此。

这项写作计划源于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1978—1979年间,笔者与伯纳德特一起研读《斐多》,从此,我们之间的交流和谈话使得这项计划得以一直延续。由于我们共同分有了这种朝向逻各斯(logos)的转向,笔者因而发现,自己很难划定这部作品归功于他的限度。

再版前言

[xi]在《克力同》中,苏格拉底与人格化的雅典法律之间进行了一段想象中的对话,在对话中,他与自己展开了一番思考:苏格拉底警告自己说,他若逃到治理良好的邻邦,例如忒拜或墨伽拉,他就会被视为败坏礼法者,而这只会让陪审团确信,他们的判决是正确的——毕竟,一个败坏礼法者也合当视为缺乏头脑的年轻人的败坏者(53b)。

但是,如果历史中的苏格拉底没能实现这次行程,那么,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则在宣判后的时日中表明,哲学如何能够被转移到雅典之外的安全所在:在《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哲学被带到墨伽拉,而在《斐多》中则被带到佛利俄——与忒拜关系密切的毕达哥拉斯派共同体。

多年之前,当我做出这段评论时,我并未充分意识到其中的意义。这段评论以如下两种方式把《斐多》置于柏拉图作品全集当中:一方面,它将《斐多》纳入或者导向苏格拉底的审判或者跟随审判之后发生的七篇系列对话之列;* 另一方面,它把《斐多》归于由四篇讲述性对话构成

* [译者注] 译者所采用的《斐多》汉译为刘小枫教授译稿,并参考王太庆先生译本(《斐多篇》,载王太庆,《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及水建馥先生译本(《费多篇》,载水建馥,《古希腊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凡中译与作者所引英文译文(以 Loeb 版,Harold N. Fowler 译本为主,亦多有调整)不相符合之处,从英译原文,有所调整。这七篇系列对话是:《泰阿泰德》,《游叙弗伦》,《智术师》,《治邦者》,《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

的一组对话,在这四篇对话中,在原初场景发生多年之后,由苏格拉底本人之外的某些人重新构建了苏格拉底的谈话。^① 将《斐多》与[xii]这两组对话结合起来的纽带,是在苏格拉底最后一次谈话中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时刻锻造而成的,当时,苏格拉底承认了把他带到当前处境的种种情况究竟是什么。在那个时刻,苏格拉底承认,如果不是有其他原因让自己决定遵守城邦刑罚的话(99a),一个关于“何者最好”的意见就会早已经把他带到墨伽拉或者波俄提亚(忒拜属地)了。此后证明,这句陈述恰恰被置于柏拉图式迷宫的中心位置。

苏格拉底这段话恰恰被置于《斐多》全文页数上的(quantitative)中心位置,我的评注曾强调,这段话是全篇对话的转折点,它为论证设定了新的方向,对话也从前半部分转入后半部分。斐多报告说,就在那时,当所有尝试证明灵魂不死的证据都归于失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充满了不信任——不仅不信任他们之前的努力,而且也完全不再信任论证的力量(88c)。当倾听叙述的厄刻克拉特斯中途打断、表达自己的绝望之时,斐多描述了苏格拉底把所有人召回来继续战斗的神奇方式。苏格拉底尤其鼓励斐多,不要为了他的死而哀悼,而是要哀悼道理/逻各斯的死——如果他们不能让道理/逻各斯重返生命的话。苏格拉底通过确认他们所面临的野兽是什么,而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像幻灭的体验导致人们厌倦世人一样,如果没

① 这四篇对话是:《帕默尼德》,《会饮》,《泰阿泰德》,《斐多》。尽管《泰阿泰德》有诸多原因可以列入这一系列对话之中,但它的确是一个特例:我们在这篇对话开篇得知,苏格拉底就在审判之前,曾与数学家们——泰阿泰德和提奥多罗斯交谈。此后,在狱中的日子里,他对欧克利德斯(Euclid)反复讲述了这次谈话,而欧克利德斯决定以戏剧的形式写下一份书面的记述。现在,在多年以后,欧克利德斯让自己的侍童大声宣读了这份记述。施特劳斯评论道,通过这篇对话,柏拉图“让我们见证了一篇被讲述的对话转变为一篇表演性对话的过程,从而允许我们对他的工作间(workshop)投以一瞥”。载《城邦与人》(The City and Ma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页58-59。

有言辞的技艺,那么,天真地信任道理/逻各斯的力量,也必定会以“厌倦道理”而告终。事实上,这番告诫正是一个关键时刻,但也仅仅是一个起点;直到苏格拉底勾画出他自称一直在实践的言辞技艺的纲要时,上述这段告诫重新为对话定向的任务才得以完成——对于这种言辞的技艺,苏格拉底将在最后一次[xiii]重新思考灵魂不死的含义时加以阐明。斐多对这个纲要的详细叙述,导致厄刻克拉特斯再次中途打断,这一次,厄刻克拉特斯表达了自己的敬佩:苏格拉底的技术化描述竟如此明晰,实在令人惊奇(102a)。在两个时刻,叙述性的交谈打断了斐多所报告谈话的语流(flow),这两个时刻以现场的方式重新确认了原初情境中的体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框住的正是《斐多》的有所延展的中心(extended center),随着从厌倦道理引起的绝望推进到苏格拉底通过一种“逻各斯的技艺”所提供的安全,这个中心通过自身的这种推动力,引起了对话中的论证转向。

在这个有所延展的中心的中心(95e),斐多告诉我们,苏格拉底陷入了一次深深的沉默。在一段时间的沉思之后,苏格拉底重新回到针对此前几次论证的反驳意见,这种反驳意见尚未得到解答。现在,他解释说,这个反驳所导向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成和过尽的原因是什么。很明显,苏格拉底在头脑中回顾了自己在探寻这种知识时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他回想起自己起初对那种被称为“探究自然”的智慧所怀有的惊人的热忱,同时,他也回想起自己当初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让他认识到,自己先前所走的路是一条必须放弃的道路。对于自然或者自然事物而言,造成这些问题的似乎并非什么特别的东西,而仅仅是关于原因的分析的逻辑本身,事实证明,在其假设的最基本算数运算中,这种关于原因的分析关涉到尚未回答的种种困惑之处。最终,当关于数字的问题与关于“好”的问题结合起来时,苏格拉底认识到,他的旅程已经静止下来;由于不再有风自动送自己前行,他不得不亲自划桨,进行“探寻原因的第二次起航”。在描述这种第二次起航时,苏格拉底完全没有提到,自

己忙于“道德的事物”，并且忽略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就像亚里士多德会引领我们期待的那样（《形而上学》卷一，987b1-4）。^②如果决定性的苏格拉底式[xiv]转向就是对政治哲学的发现，那么，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并非把它（政治哲学）定义为一片独特的领域，而是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推进方式：苏格拉底由尝试直接探究诸存在物，转向“在言辞/逻各斯中探究诸存在物的真实”（99e）。看起来，苏格拉底的方式并不必然意味着“总是谈论属人之事”（比较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卷一，1.16）。当然，如果柏拉图对话是我们的向导，那么，诸存在物确实是通过世人的意见的方式显现在言辞中的；因此，苏格拉底的推进方式本身，就应当为苏格拉底赢得西塞罗赋予他的殊荣——西塞罗宣称，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召唤到地上，把她设立在世人的城邦当中，并把她带到世人家里，迫使她就生与死以及善恶之事的话题提出问题”（《图斯库卢姆清谈集》，卷五，4.10）。

无论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起航”的领域多么不受限制，为了阐明最终引导自己开启第二次起航的那个问题，他选作例证的仍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内容。在追寻关于诸存在物之原因的知识过程中，苏格拉底曾经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阿那克萨戈拉斯的宇宙论的许诺之上。阿那克萨戈拉斯的宇宙论宣称，理智安排了一切，并且是一切事物的原因，那么，苏格拉底推论道，它的意思应当是，理智是怀着“什么东西对每个人最好，并且是所有人共同的好”的观点而做到这点的。但是，当他意识到阿那克萨戈拉斯事实上能够解释的东西是什么时，这些希望都破灭了：苏格拉底推想，（阿那克萨戈拉

② 看起来，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描述仿佛更适合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计划（或者该计划的第一印象）：分割出一门独立学科的领地——“政治科学”，或者毋宁说是“某种类型的政治科学”，而这种政治科学最终变成了“关于属人之事的哲学”。参《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1094a27-b28，以及卷十，1181b15。

斯的观点)就等于宣称,他自己通过理智做了一切,此后又尝试通过描述自己的骨头、筋腱的结构和运动,来解释自己眼下为何坐在监狱里;或者提出声音、空气和听觉是他们正举行的谈话的原因,却从不提及那些真正的原因(99a)。

在这里,我们到达了对话的支点(fulcrum):苏格拉底即将就自己当前处境的真正原因提出的解释,恰恰就位于他的自传的中心,而反过来说,苏格拉底的自传也恰好位于《斐多》的有所延展的中心的中间部分。^③ 在其关于苏格拉底式哲学如何生成的描述的核心,苏格拉底忽然想到,自己是如何走到生命的这个最后关头的。在导向这最后一次谈话的前六次谈话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决定:决定接受指控;决定参加审判;决定以某种精神主导自己的审判;决定在审判后留在监狱——即使[xv]逃脱很有可能;最后,在这个特定的早晨,苏格拉底决定违犯监狱官长的权威,不听从他的如下告诫——谈话会导致发热,因此使毒酒更难发挥药效(63d-e)。现在,苏格拉底提出了最后一次反思,思考是什么原因激发自己做了所做之事。

苏格拉底做了两句表述,这两句表述由一句反事实条件句(a counterfactual)分隔开:既然在雅典人看来,判他有罪是更好的,那么,他决定,坐在这里更好,而接受雅典人所命令的刑罚则更正义;因为,苏格拉底“凭狗神起誓”,并补充说,如果他不是相信,接受城

③ 《斐多》中具有同一个中心的几个中心(concentric centers)有如下的结构:

88c	95c	99a	102a
苏格拉底针对 厌倦道理的警告 叙述的中断 (对话全文 页数上的中心)	苏格拉底的自传 (有所延展的 中心的中心)	苏格拉底处境的 真正原因 (苏格拉底 自传的中心)	苏格拉底的 逻各斯技艺 叙述的中断 (有所延展的 中心的结论)

邦所命令的刑罚比逃跑和逃离更正义、也更美的话,那么,自己的骨头、筋腱早就会在墨伽拉或者波俄提亚了,因为,一个关于“何者最好”的意见就会把自己的骨头和筋腱带走(99a)。根据苏格拉底起初的表述,他的决定独立于雅典城邦的决定,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决定取决于“何者正义”的标准。苏格拉底的确说,在他看来,留在监狱里更好,但是,他并没有说,在得出这个结论时,自己头脑中所想的是怎样的好。在他的重述中,苏格拉底详细说明了他曾经思考过的两个选项——逃跑还是服从;而他眼下的行动所着眼的标准既包括了美、也包括正义。但是,这个标准却与某个“关于何者最好”的标准存在着紧张,而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这个“关于何者最好”的标准会以某种方式把他自己的骨头和筋腱带走,从而保全他的生命。^④ 在宣称自己拒绝了[xvi]那种选择,并做出了更正义、更美的选择时,苏格拉底让自己的决定听起来像是某种自我牺牲。他并未澄清,在把更正义和更美之事纳入考虑时,理智所观照的这种“好”究竟是什么。

人们会设想,苏格拉底所报告的是自己早年哲学进展的各个阶段;然而,只有当他对自己当前处境的分析闯入这个报告之后,苏格拉底才报告了自己最有决定性的转向。是否因为在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时再次面对关于“好”的问题,苏格拉底才从自己对关于“好”的问题的反思中理解了某种更多的东西?无论如何,正是这种反思,引导他完成了他以针对厌倦道理的告诫所开始的东西——

④ 这个“关于何者最好的意见”是否是一种关于“生命本身是好的”的观点?——它几乎是一种保全生命的本能,就像苏格拉底宣称自己的本命精灵(daimonion)直到审判那天之前一直支持的那样(《申辩》40a-c)?苏格拉底会拒绝这种意见,认为它是一种对“好本身”的误解。或者,这个“关于何者最好的意见”是否会如下的相反意见——由于流放会允许苏格拉底继续过上在他看来值得过的那种生活,那么,从这个假设来看,流放是最好的?在后面这种情形下,苏格拉底会拒绝的就是一种关于流放而非关于“好本身”的错误意见。感谢伯曼(Robert Berman)就这个问题与笔者展开的讨论。

为了进行这种告诫,他提出了关于某种危险的喻像,这种危险导致在言辞/逻各斯中进行探究变得不可或缺:如果一个人尝试在日食中直接观看太阳,而不是采取预防措施,在水中或者在某种能反光的表面观看太阳的倒影,那么,他就会有把眼睛弄瞎的危险;与此相似,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诸感觉来把握他所关切的事物(*πραγμάτα*),而不是采取一种类比性的预防措施,那么,这个人也冒着把灵魂弄瞎的危险(99d-e)。没有哪种适应过程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做好准备,使双眼在洞穴之外经受太阳光线的冲击而不致盲——尤其是,恰恰由于太阳光此前受到掩盖、未被注意,我们因而会受到诱惑,意欲直接观看阳光。问题不在于身体阻挡了灵魂与诸存在物自身的直接联系;问题在于,人们一方面尝试观看事物——或者不同于言辞的事行(100a),同时却没有认识到,一种当下的、有可能是片面或错误的利害关切(受到闭塞的好)会透过这些事物发出光线,并且使我们的视野归于晦暗。正是对一种用于检验“好”的折射介质的需要,激发了苏格拉底朝向言辞的转变。^⑤若非苏格拉底已曾掌握了某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灵魂免于其致盲的光线的话,某种“关于何者最好的意见”[xvii]就会已经驱动苏格拉底的骨头和筋腱去寻求生存了。倘若苏格拉底没有转而在各种言辞中观

⑤ 在完成这个关于转向言辞/逻各斯的喻像后,苏格拉底继续详细阐述了那种“假设的方法”——通过这种“假设的方法”,他实现了朝向言辞/逻各斯的转变;此后,苏格拉底又详细阐述了通过这个转变而对关于原因的问题提出的“稳靠的回答”(100c-102a)。通过牢牢守住一个“稳靠的假设”(任何东西是二的原因在于分有了二的相[*dyad*]),人们就让那些“更聪明的人”自己去面对为同一种结果设立两种相反原因的问题(二通过两个一相加而获得,或者通过把一平分为二而获得)。看起来,苏格拉底的言辞/逻各斯技艺的设计目的,在于避免他在作为原因分析之基础的数学运算中发现的问题,或者避免好辩之人利用这些问题;那么,言辞/逻各斯的技艺又如何能够同时针对“好的东西”的致人目盲的光线而提供保护呢?这些功能之间的联系,也许正是苏格拉底对这种转向的描述所提出的最困难的挑战。

看那种意见的倒影,他原本就会逃走——在不止一种意义上,苏格拉底将不会从事练习死亡。在各种言辞(λόγοι)中进行的探究,使得对他所寻求的“好”的复杂性和内在结构进行检验成为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什么使得生活成为好的生活?在那种“好”之中,正义和美的东西占据何种位置?如果自我保全是值得欲求的,那么,应当被保全的“自我(self)”究竟是什么?^⑥ 为了能够拒绝流放的选项,苏格拉底必须提出上述这些问题,然而,这些并非他与当前的听众分享的问题。看起来,相比于苏格拉底在雅典公民组成的整个陪审团面前的态度,他在这个自己人的内部圈子里似乎更少了些坦率——在雅典公民面前,苏格拉底曾告诉他们,没有哲学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

苏格拉底克制自己,没有讲出自己当前处境的真实原因。^⑦ 仅仅在一个很短暂的片刻,而且只是片面地,他才阐明了自己的行动所处的环境。但是,这已经足以纠正《斐多》可能给人们留下的其他印象:苏格拉底并未基于[xviii]一种关于灵魂不死的证据,或者就此投下的一次赌注而寻求死亡;他并非“真正的哲学家们”中的一员,而真正的哲学家们渴望死亡,把死亡当成一种灵魂的净化,从而免于身体的污染(64b-67b)。苏格拉底清楚地表明,使他直到

⑥ 根据阿尔法拉比的说法,在《苏格拉底针对雅典人的抗辩》和《斐多》这两部书中,柏拉图探究了“在何种状况下,人应该选择死、而非生”的问题。由于意识到“像野兽一样活着”与“死去、并变为那种野兽”之间并无区别——“在一个行动像一条鱼的人与一条人形的鱼之间没有区别”——“他发现,任何并不从事探究的人的时间和生命,并不是一个人的时间和生命,而且,他还发现,他不应该介意死亡,也不该介意像苏格拉底那样,舍弃生命,宁愿死亡”。参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lato*),Muhsin Mahdi 译,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页 63-64。

⑦ 当然,《斐多》中的谈话得以进行的真正原因是柏拉图的写作——对于这个原因,作为对话人物的苏格拉底无法予以认可。而从诸存在物到它们在言辞/逻各斯中的影像的转变,是柏拉图对话的产物。